

歷史

衣索比亞原名阿比西尼亞，為非洲古國。其歷史之悠久，僅次於埃及。除一九三六—四一年，為義國所侵佔外，三千年來國祚綿延不斷，又為非洲各國所未有。

十九世紀中葉後，歐洲各國在非洲殖民時期，英軍於一八六八年亦曾入侵衣索，因所費不貲，旋即撤退。卅年後，義國又重蹈覆轍，一八九六年初，一萬四千名義軍與為數十餘萬衣索軍，鏖戰於衣境北部阿杜華，結果義軍傷亡逾萬，鎩羽而歸。四十年後，義國為洗雪前恥，在法西斯政府領導下，興兵十萬再侵衣國，衣人英勇抵抗，終因戰力懸殊，一九三六年五月全國淪陷。國際制裁無效，已伏下二次大戰禍根。一九四一年衣國在英人協助下，擊敗境內義軍，恢復獨立。一九五二年九月并得義屬殖民地厄里特里亞併為聯邦一份子，使衣國之領土由內陸伸入紅海。於交通、經濟及戰略上均大佔便利，國名亦由阿比西尼亞易稱為衣索匹亞。

地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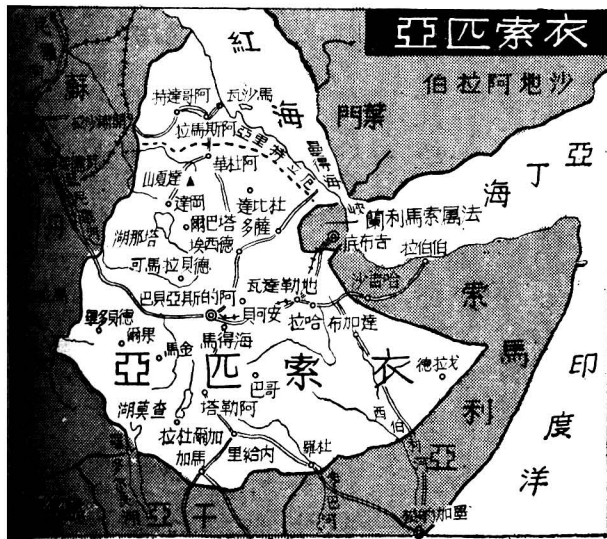
面積：四十五萬七千一百四十二方哩，包括厄里特里亞四萬七千八百七十六方哩在內。地形最高處為西北部塔那湖以北塞門山之拉斯達魯峯，高達一萬五千餘呎。東北沿海為低地，東南境為海拔較低之奧加登沙漠。高原四邊陡峭，對外交通困難，形成孤立隔絕，此為衣國得以長期安定，少受外來侵略主因。位置：為非洲東北部山國，介於上尼羅河與西南

紅海之間。西鄰蘇丹，南接英屬干亞，東南及東北與新獨立之索馬利亞為界。氣候：雖接近赤道，因係高原，平均溫度為華氏六十至八十度，高峯積雪，低地炎熱。全年以六月至九月間為雨季，中央高原年雨量達一千二百厘米，其他各地則雨量不均。

人口

人口：因無戶口調查，并無確實數字，一九五五年估計為一千九百萬。種族：加拉族佔人口半數，原為從事農牧之閃族後裔。安哈拉族：為主要之阿比西尼亞人，佔總人口百分之二十，居於中央高原。此外尚有狄格里安、索馬利亞，但那吉爾及法拉夏等人種。教育：全國百分之九十仍為文盲。國內有少數純技術訓練性質之學府，包括首都之帝國大學在內，全國留學生約有四百名。語言：官方語言為阿比西尼亞語。英文為普遍所教學。宗教：衣國文化受埃及與希臘影響，公元第四世紀即自埃及之考普特教會傳入基督教，其信奉基督教之早，超過西歐諸國。目前國內主教係由國王任命，全國半數以上人民均奉基督教。十六世紀土耳其人傳入回教後，於今信仰者，全國亦達五分之一。

亞匹索衣



## 都市

首都阿的斯阿貝巴，位於高原中心，人口約四十餘萬。為全國陸路交通中心，有鐵路通往索馬利亞之吉布特港，全長四百八十哩，為法國所經營。對外有航空線。城內市容不整，茅棚草屋常與現代建築物相間為鄰。阿斯馬拉：為厄里特里亞首府，義國自一八八七年佔領厄境後，加意經營，已具現代化都市規模，人口有十餘萬，建築物之宏偉，道路之寬闊，以及良好之下水道等，均為首都所難比。併入衣國後，已成爲主要出海口。哈拉：位於東北部，王朝故城，宗教聖地，咖啡集散中心。

## 經濟

衣境土地肥沃，爲良好之農耕區。多數耕作地，均年可兩熟。主要農產有玉蜀黍、大、小麥、麻、棉花、甘蔗、蔬菜及咖啡等。牧畜以牛、羊爲主。馬與驢爲主要之馱運工具。礦產有金、銅、鐵、水銀、雲母石等。金產多砂金，採取仍多用土法。石油被認爲頗有希望之地下蘊藏，探測與開採礦已售予美國之辛克萊煉油公司。衣國之主要出口以咖啡、皮革、油籽等爲主。衣國爲咖啡最早生產地，咖啡一名即源於衣國產地之咖啡省(Kaffa)，僅該地產量即達每年出口五萬噸中百分之七十。衣國經濟依賴於咖啡者甚巨，佔出口總值的一半以上，美國爲咖啡最大顧客。貿易國主要爲義大利、印度及英美等國家。輸入貨物以棉織品、機器、糖與鹽等。戰後技術援助及貸款源源而至。世界銀行曾給予發展貸款，聯合國技術委員會助其步上現代化，四點計劃對農業及機械訓練則予以協助。國內之外國顧問甚多，有英、法、比、瑞典及蘇俄等。一九五九年并獲蘇俄貸款一億元。

## 政治

衣國名義上採君主立憲，實際爲專制統治。一九三一年七月，國王塞納西自動建立議會及司法制度。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四日公佈新憲，確定人民權利，賦於年

每月一國：衣索匹亞

滿二十一歲男女以公民權，國王權力亦明確規定。議會分兩院：上院一百席，均由國王任命，任期六年。下院二百十席，由普選產生。一九五七年曾舉行一次全國大選，投票技術雖經介紹，惟距真正之民主，則不可以道里計。國內迄今并無負責之政府與首相，國王仍爲一切尊榮與權力之源泉。

長期之獨裁統治，早爲國內知識份子所不滿。政變之策劃已非一日，惟均爲無所不在之政府工具——祕密警察所破獲。不滿份子中又分兩部分：一爲曾受西方教育之青年及軍官；一爲曾在鐵幕國家中受教育者。後者早欲使衣國成爲「人民共和國」之形式，其領導份子包括前曾歷任駐美、印、俄大使之伊穆魯親王。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，國王正在巴西訪問，國內突告政變。十五日，王太子樺山宣佈承繼王位，同時宣布伊穆魯爲新政府總理。翌日，衣王塞納西兼程歸國。十七日，勤王軍攻下王都，此次政變，前後不滿四日，得以瞬即收平，除國王之果斷與智慧外，并應歸功於曾受西方教育之反左傾人士，彼等對國王本無厚愛，惟亦不願使國家成爲俄帝之附庸。政變份子乘國王離國期中，爭先舉事，強調此純爲改革內政事件，并由駐瑞典大使對外國發表「新政府爲非共而中立之政府」以混淆世人耳目。俄帝於政變收平後，立即電慰衣王，表示關切，重申友誼，其駐衣大使并首承衣王召見。而西方國家對此次事件，自始即持沉默態度，美駐衣大使於政變中且力謀減少雙方死亡。目前衣王正窮究政變之外力因素，惟此永難有跡象可尋。由於俄帝嫁禍之手法高明，政變前後又不着痕跡，西方國家再度成爲代罪羔羊，實非杞憂。總之，此次曇花一現之政變，於俄帝無所損，而反左傾人士，由於忠於王室，已失去深受人民擁護要求改革之立場。

